

●輯四／母者氣味

## 愛的解答

「愛」在我家，是要用很多動作包裝。小時每次和媽媽爭辯，即使公平正義站在我這方，盛怒的她總會撂下狠話：「你給我出去。」

我開始研究到外婆家的公車停靠時間及路線，那兒，我曾待了三年，直到小學才回鎮上同父母居住。十歲時某天，我小心地「挪用」爸爸放在抽屜的零錢，帶上洋娃娃這心靈同伴的，遵照媽媽的話，「出去了」。記得公車晃盪好久，停靠多站，有種在海上搖晃的錯覺，每個港口都停，能包容我的港灣只有外婆。

一個多月沒見面的外婆看到我出現在藥鋪，沉著臉，立即撥打轉盤式電話，轉盤每回到數字零，外婆就罵：「夭壽死囡仔」，電話接通後，才知「死囡仔」是在罵她女兒——我媽。彷彿是接力賽，媽媽要我接電話，她在電話彼端吼我：「叫你出去就那麼聽話，叫你做家事就叫不動。」

我幾度被她拎著耳朵拖回家時，才漸漸明瞭，「出去」的內在意思不是要出去，媽媽只是在彰顯人母的威嚴，如同威脅著，「叫警察來抓你。」這道曲折的方程式，直到青春期時我才學習如何解題，那時喜歡一個人，我用討厭、冷漠回應。這異常含蓄的招式，外婆也很熟稔，她常罵事業心重、沒日沒夜奔忙、常生病的媽媽再不愛惜身體，就不要回鄉下探望兩老，但家裡隔週就會接到外婆寄來的自家中藥。

有次媽媽抱怨外公重男輕女，我想媽媽是不是用長出刺、讓對方痛的方式，提醒外公多注意她呢？長久下來，說反話的習慣便深植在媽媽的腦中。這項基因，會不會遺傳呢？

前兩週有堂情商課，要對家人及情人以外的三位人士大聲說「愛」，我著實困擾；我家對於這個字，從不大方、正面回應，這道題目，我家做得極複雜，包含許多細節動作。

有次大學寒假結束，要北上時，媽媽細心地包裹親自揉製的肉丸，包裝袋有兩層，上頭用麥克筆寫著：「已熟，可以煮或蒸。」那時我正開始一段感情，想試著把粉紅泡泡吹給自家人，鼓起斗膽，用英文結巴地示愛，「三八咧，有時間講這個，不如去洗碗。」我的粉紅泡泡被媽媽戳破了。

後來大學畢業，我想走的路不合乎父母期望，媽媽丟來一記直球，「不是囡仔，予大人這操煩，早早嫁去去，我都免煩惱。」我出嫁那天，她哭得像個囡仔。

往後二十年，要北上回夫家時，媽媽常會為我準備未來幾週的糧食，我則是叨唸，包一層袋子就好，否則不環保；她擔心長程途中塞車，食物會化冰出水，反而更加細心地包覆報紙、塑膠帶，外加帆布袋。

幾年前，媽媽罹患類帕金森氏症，手抖顫地沒法做精細動作，要我自己打包食物，有幾次她嫌我手拙，急得自己分裝，但手抖得沒法在袋子封口處打上緊實的結，我不忍看那個畫面，那讓我真真實實感受到媽媽生命的結實度已經在消滅。幾次觸碰到她的手，鬆泡無力，但她給我的魚肉都是新鮮而有彈性。

這讓我不忍再與媽媽起衝突，雖然她常數落我育兒、家事的缺點，即使她雙手無力，口中刺人的力道與手全然成反比。我回想這些年來，回到台北後拆著一層又一層的食物袋，

袋中珍藏的禮物，是家中不輕易出的那個字吧。

這週情商課要繳交示愛觀察報告，我忐忑許久，別人會不會以我腦子燒壞了？倘若以後見面不自在怎麼辦？不斷告訴自己，別緊張，當作散播溫暖和正能量；事前演練數次，出口時，仍臉酣耳熱、手心冒汗。

我告白的對象都是熟朋友，一是辦公室女性同事，她常手做烘焙與我分享；一是已婚、年過半百的化學男老師，常拿台南岳母家的茶葉蛋給我；另一位是小我十五歲的英文男老師，我們教同一個班，常一起商討如何輔導班上孩子。為避免不必要的誤會，已事先知會化學老師的老婆。

「我愛你」這三字，是遊戲「一二三，木頭人」的學生兄弟吧，出口瞬間，所有人的語言動作倏忽停止，表情被石化成雕像。女老師嚇壞了，直問原因；化學老師呆楞三秒，趕緊乾笑化解尷尬；英文老師尖叫，就是尖叫，我記得自己發出那樣尖銳的分貝，是九二一地震時以為地裂天崩，及看到長蛇及會飛的蟑螂，才有刮人耳膜的肺活量。我的告白，是地震及爬蟲類吧。為了稍稍融化冰凍的氣氛，我只好以笑注入些熱度，對方呼口長氣，世界才又開始運轉。這三字在以前，是不是讓時間停止轉動的咒語呢？

事後體會，告白時，我是主動方，只需細觀對方表情就好，比起我，更加緊張的是對方，他們會僵住、尖叫、翻白眼、問我有何企圖？想起從小至今，沒有一次表白像這次的作業，不求回饋，只需散播種子，不祈求它長出什麼樣的植物，但待對情人與家人，撒子的同時，會希望聞到花香。

知道這是示愛的作業練習，當天下課，這三位老師看到我，不斷地微笑及傻笑，大家事後聊起了愛，發現多年來，我們已許久未曾當面對著家人說愛或稱讚，我曾立誓要走到媽媽的對立面，卻不知不覺活成了她有話不直說的樣子。

那晚，我試圖拋棄以往不好意思的包袱，鼓起勇氣、快速地向女兒示愛；也許太直接了，女兒瞄一眼說，沒誠意，這反而讓我思考：愛這個字該如何表達才是細膩有味呢？挨到十點，打電話給媽媽，在腦中演練多天的告白，聽到那熟悉的聲音，卻變得扭捏結巴，電話那頭，媽媽聽到了我的告白，岔開話題問冰箱食物夠嗎？冠狀病毒疫情嚴重，不要外食。教我祖傳的菜如何烹調等等，她頓了好幾秒，「……其實……我嘛愛你啦……講這係是欲衝啥啦？你股票了錢，欲借錢哦？」

想到小時自己負氣出走，公車緩緩地搖往外婆家，當晚，媽媽則氣急敗壞、擰著我手臂的肉，又一站站地罵回自己家；中間乘客上車時，是媽媽連珠怒吼時的逗號。也許愛是只要有勇氣出發，不論中間途經幾站，直線或彎路，終會到達想要去的地方吧。

———2020 幼獅文藝十月號

## 剪甲記事

我微顫地拿起剪刀，回神時，她指肉上的鮮紅血印，使我的瞳孔不斷放大……

女兒四個月大時，手舞腳踢開始學翻身，常翻越四周設下的保護線，我像時針、分針，將女兒當成時鐘軸心，圍繞她轉動。有次我發現她臉上增添許多血痕，是指甲掃過的印記。嬰兒痛覺神經傳導緩慢，臉受傷了依然繼續亂抓，我幫女兒戴上棉套，沒多久便被她揮動的力道散落枕邊。看著她因揮掃，臉上留下多道紅印，我的心彷彿被針扎刺。

我罹患甲狀腺病，情況若不穩，拿剪刀、針線等精細動作手會顫抖，因此為女兒剪指甲一事便交由家人負責。有次家人外出，沒人幫忙架住這位不停揮拳的小戰士，眼看她臉上又多了印記，我只好熬到她沉睡，才鼓足勇氣拿起剪刀。

睡著的她仍保持警覺，拳頭緊握，我跪坐床沿扭開小燈，將她的手臂固定在我右方脅下；察覺自己指尖正輕微發顫，我祈禱女兒千萬別醒來。拿著剪刀，我輕柔地「擦」一聲，剪下新月般的甲片，再用自己的指腹，檢查女兒指甲邊緣有無方角尖刺，漸漸地，我的手也穩了下來。

挪到另一側，正要動剪刀，突然一聲嚎啕，我停止動作。輕拍女兒肩背，本想安撫她再度入睡，她雙手力揮，伴隨尖聲哭喊；納悶中，我瞥見她右手五根指尖被血染紅，嬰兒裝上也紅點斑斑，我這才恍悟剪到她的指尖肉了。

我快速抱起她，狂按鄰居門鈴，隔壁婆婆有帶孫經驗，趕忙用棉球壓住指尖止血，將棉花棒沾上消毒軟膏清理傷口，再用紗布將指頭一根根綑綁，我的心臟與呼吸也被綑得好緊。

那晚，我們睡得都不安穩，恍惚中，我不知何時入眠，夢中女兒手指沾血，我被哭喊驚醒，哭聲由夢境跨越現實，身旁的女兒因為痛，邊哭邊揮手掌，手上包紮傷口的紗布格紋彷彿朝我撲來一面密網。

女兒手指傷口過了幾天就漸漸癒合，接下來只需貼上防水OK繃，如果我的愧疚也能擦藥而癒，該有多好。此後修剪女兒指甲一事，我因恐懼，交由婆婆幫忙。有次家人不在，上了小學的女兒因隔天學校衛生檢查，央求我幫忙修剪指甲，我結巴地說起這段往事時，女兒的驚叫，更加深我的愧疚。

女兒漸大，婆婆說得訓練孩子自己剪指甲。某天中午，祖孫兩人翻閱繪本《蜈蚣如何剪指甲》，婆婆先用圖畫、故事，化解女兒的緊張，耐心地進行剪指甲教學：「扳開剪刀，看好適當距離，往下一按就行了。」女兒安靜不動，緊盯剪刀的神情，彷彿眼前張開的是野獸尖齒。女兒緩緩拿起剪刀，我的心臟狂跳，正擔心她會剪傷指肉，婆婆出聲鼓勵，說成功了，就送女兒最喜歡的指甲彩繪貼紙。

接著婆婆學繪本中的剪指甲口訣：「先兩邊，次中間，最後去餘尖……」「喀嚓」一聲，女兒轉頭對我大叫「成功了，有點歪，但沒有血。」本以為祖孫倆剪指甲的劇本沒有我的位置，她們卻讓我參與了。

前幾年我右手扭傷，提、拉、剪、轉等動作，全使不上力，左手指甲長得斷了一截，正不知如何修剪，女兒軟嫩童音傳來「我幫你」，她坐在矮凳上，拿起剪刀熱情地想幫忙；我擔心自己會受傷，幾度欲縮回，她拍拍胸脯，保證雙手靈巧，不會讓我受傷。

看著她低頭專注的神情，我想到書房抽屜裡的透明夾鍊袋，裝著女兒指肉受傷的那天，我幫她剪下的一彎彎新月，原本指甲帶點透明亮度，現在已乾縮灰褐。因我的不慎而受傷的女兒，現在卻反過來照顧我，看著她如今纖長美麗的指甲，因調皮、愛美，貼上造型圖案的彩繪貼紙，指肉上曾經的傷痕都消失了，在室內燈光下閃著釉彩般的亮澤，我的心也染上新月的暖融光暈。

———國語日報中學生報 2019.03.11

## 鏡像字女孩

女兒把玩具球丟向客廳左邊，撿回，再丟回右邊，看似隨性的遊戲，卻飽含刻意的目的。七、八歲左右的她，書寫時經常處在顛倒世界，英文字母 b、p 誤成 d、q，「陪伴」寫成「部伴」、「3」成了「ε」。從顛倒回到現實，是常被罰寫，處罰非但沒有達到效果，反而造成她畏懼並逃避寫字。

女兒慣用左手，她的同學總覺得好奇、特別，我安慰女兒順應天性，棒球場上，左撇子投手常讓對手摸不著球路，賽局結果因而逆轉。較不便的是書法課，女兒的左手袖子，常沾到墨跡，毛筆字往往變成一式兩份了，她的宣紙上有些字體仍左右顛倒，同學們戲謔，女兒交出去的作業應該是袖子，因為衣服印上的字反而正確。

這個先進世代看待與常人不同的孩子，不應是如喝水呼吸般稀鬆平常嗎？民國七十年，我剛入小學，好奇地模倣同學用左手吃飯，被姨婆嫌怎麼有這種壞手？年節時在圓桌圍爐，親戚叨唸我左手持筷，會和別人的右手碰撞。慣用左手是「瑕疵」，那是我們那個年代的曾經了，怎麼如今仍在？

老師私下訪談，說有些孩子是「鏡像字」書寫，因為小孩視覺空間發展尚未成熟，加上女兒傾向左撇子，慣用方向與常人相反，字體常寫成鏡子照映的模樣，要從日常多做左右、上下方位的辨別訓練。我開導女兒，把寫字當成刻字，不要急，雕刻比書寫更須深思熟慮，想清楚筆畫再下筆。我常一邊唸筆劃，一邊示範，慢慢教導正確筆順。

從此，帶女兒踏青，是遊玩，也是遊「學」；以前看到池塘，立刻拍張合影，現在是將方向帶入生活：「魚往左遊」、「葉子往下落」。女兒觀察萬物移動，我觀察女兒對方位的辨識。

有次去海邊玩沙，女兒臉頰沾黏污泥，盯著沙地上噗噗冒出的招潮蟹發愣，原來她好奇螃蟹前方兩隻螯常是不對稱，「左螯大一點的是左撇子蟹，表示牠習慣用左螯剪東西；右撇子蟹的右螯會大一些。」女兒的回答讓我心中一凜，她不單是分辨左右，已在思索慣用與否的問題。我想到出遊前，買了許多女兒喜歡的海洋生物百科全書教導方位，文中介紹比目魚年幼時，雙眼是對稱分佈；長大後，有些眼睛同在左側，有些則同在右側。對於大自然，我們的心是如大海般地包容，對於人類，心卻只能裝在小罐容器中。

想起母親曾開導我，養孩子有時要慢速，耐心陪伴等待就好。母親對孫女的顛倒書寫做了許多功課，她舉例，達文西與《愛麗絲夢遊仙境》的作者路易斯·卡羅，也常寫出相反字。

耐心陪伴真不容易，女兒學校英文課，是每學期依成績考核，重新評估能力給予升降級，鏡像字英文書寫，讓女兒始終被分在最低階組。我警戒自己不可重視分數，但女兒似乎動搖了自信，許多價值的平衡點，我們尚在拿捏。

我們看著招潮蟹，那時正值退潮，沙地上一個個小洞，許多褐色背甲上雜有深色網狀花紋的蟹從穴中爬出。有隻蟹，左方大螯明顯比右螯巨碩，掌節密布橘紅疣狀顆粒，白色前端指節，招搖地在身體前方擺動，形似演奏小提琴，牠用另一邊小螯抓取細沙倒往身上，

我打開相機錄影，鏡頭中，女兒笑得吱吱咯咯，學著橫行姿勢，小步小步地踏併、踏併……

——聯合副刊 108.0602

## 時鐘報路

小學二年級，數學教到時間，我才開始學習看指針型時鐘，長針短針對我而言，走的刻度不是數字，而是複雜公式。父親每晚耐著性子指導，但有些人在學習路上是蝸行龜步。

小時我曾寄養在鄉下外婆家，心底常計數父母來探望的時間，為了安撫我的哭，外婆下田農忙前會交給我一只老舊電子錶，告訴我數字顯示多少，她就會回來。我用這只錶，計算外婆陪我的時間、父母週日的來去，算數等待過程中的失望與希望。

漸漸地，我會和外婆說，布袋戲幾點播放，歌仔戲幾點演出，幾點鐘賣菜貨車來村裡，幾點鐘，外婆要去柑仔店買柴米油鹽。數字讓我知道作息，減少慌張。

被父母接回鎮上後，舊電子錶跟隨我由鄉下到了鎮上，平時在生活中安撫我的它，卻無法撫平我在數學「時間」題型中的挫折。我看不懂短針指的地方是幾點，最常寫錯的題目是「現在是某點某分，四小時以前是幾點？」父親用家裡一只老舊玩具型時鐘當教具，以手點轉，畫著刻度，愈教愈不耐，我則越發昏沉。那個年歲，數學把我推得好遠。

有天放學，父親接我回家，他騎著古舊墨綠色偉士牌機車，平常我跨在後座，那天，父親叫我坐在車頭和前座的中間位子。我很少和父親如此靠近，狹小空間，耳後傳來他的絮叨與溫熱的呼吸。他把街景當成一只鐘，教我認識時間，這股聲音是種滲透，好長一段時間都滴滴答答，在耳畔響著斷續的對話。

我在父親的摩托車前座學會看時鐘。父親個性嚴肅又急躁，沒有耐性哄小孩，但他更不耐煩老師天天打電話，問，女兒是否學習遲緩？他面子掛不住，又擔心我是否有學習障礙，只好身兼數學家教。他指著十點鐘方向，喊著水稻田；三點鐘，青蔥在收割；八點鐘，田地休耕……。剛開始，我仍需仰賴父親指方向，對照他說的時間；久了，我的眼睛自動轉向正確刻度。考卷上生硬的時鐘題型鮮活了，望眼所及的時與分，都是一幅幅地景。路上飽滿圓潤的稻穗、菜園、農夫、四季與播種，也都有他們自己的時鐘。我以自己為中心，眼前所指的街道、街燈、桿子等，都與我拉成一條走著時間的路。

偶爾，我扮演老師，大著膽心反問父親，稻穗搖擺的田野中，穿著寬大T恤、頭戴棒球帽、畫上大瞳孔、手持草稈的稻草人，是在幾點鐘方向？父親反而走近稻草人旁，啐了一句，「小孩子，問題那麼多。」我差點以為稻草人真的成了人。

我答錯時，回家得面壁罰站，讓我對機車上的時鐘教學喜懼交織過些時日，我能順暢應答父親出的題型，他便准許我在田埂上走走。他解下手腕上的指針型手錶，叮嚀我，分針指到哪，我就得回車上。有次走在阡陌中，我突然被成群、如顆顆葡萄串般聚在一起的紅色小珠吸引。我指著眼前十二點鐘方向的紅點，大叫自己的發現。父親說，那是福壽螺，有害生態，是田地間神出鬼沒的殺手，會大量齧食稻葉；我原以為，殺手應該神祕地隱匿踪跡，沒料到福壽螺竟然大膽地盤據在稻葉上，就在我們眼前指的時鐘刻度上，米穗般排排的朱紅色大小，像著了火。那天的時鐘教學，讓我驚訝父親的自然知識與想像力及健談，平時他都嫌小孩煩，極少與我交談。他提及自己是農村小孩，常想像綠色稻葉是衣服，上面綴滿紅珠妝飾。我們在田埂間待了許久，分針一直往前走，我因為貪看福壽螺定在原地，



差點趕不上晚餐時間。

另一次回程路上，我指著遠處三點鐘方向，有位老伯搭著帳篷傘叫賣甘蔗汁；果汁裝在透明塑膠袋中，封口綁條紅繩，像一顆鼓脹的香甜汽球，蜜中透著檸檬香，在路的這一頭都聞得到。這攤甘蔗汁與眾不同，加了點檸檬，酸甜清香。老伯身形枯瘦，膚色黝黑，若非他穿著米白色汗衫，乍看下會誤以他也是一根瘦長甘蔗。

嚴肅的父親，在時鐘教學時，稍稍與我拉近了距離，每一次指認，會跑出一則故事、一幅畫面。那陣子，我偶爾夢到田中有座大鐘，我往十點方向走去，半路就被金黃浪濤淹沒了；醒來，我趕緊蹲在父母床邊，深怕夢中踩著的路，會成為一條永無止盡的迷途，像孩提時在外婆家，數著父母來看我的日子，數著自己的孤單。

坐在父親的摩托車上，我常仰望天空。彼時，騎機車得戴安全帽尚未立法，視野沒有帽沿遮掩，車子撲撲地往前跑，雲不停向後飄。我問父親，抬頭望天怎麼計算刻度呢？父親又答，小孩子有耳無嘴。沉默良久，前座飄來聲音：「把天空也當成時鐘就好了。」我感受到任何空間都有時刻表，道路和左右稻田不斷向後退，退著退著，我們就到了路的另一頭。

前幾年，父親被診斷出罹患嚴重骨質疏鬆症，老邁的他，不能再單獨騎車了，換我騎車載著他去市場、醫院。老了的他，仍是嚴肅，但面部線條柔和了些，他坐在機車後座，又警扭地想下車，想自招計程車。我請他抓牢，便發動引擎上路。曾看過有篇報導，以前電影在拍攝車子行進時，車身不動，由工作人員負責在兩旁拉布景，車上的人專注台詞與動作，任由兩側背景換移。如果我們也能不動，只讓歲月與四周街景滑動，該有多好？耳後，父親直叨唸我騎車不穩，要注意來車，父親的說話聲愈來愈小，彷彿也有個人，一直將聲音拉往後方，愈來愈遠，日益模糊。父親的身形日益佝僂，彷彿也被拉小了。

時鐘指針，也走在我和父親身上，只是彼此的行為偶有錯置，現在是我在前座為他報時、導航，我的手機導航軟體，有泰半地址，在搜尋父親想去的地方。在後座的父親反而會問我，前方傳來的雞蛋糕香，是在幾點鐘方向，我停下車，沒看到店家或攤販，只嗅到流動、不易捕捉的甜香，良久，只好作罷。小時，我一直等他來外婆家看我；現在換他等出嫁的我返回娘家探望。有次過完年，我要北上，家裡只剩父母兩人，我偷瞄到父親的眼眶紅了。

我們就像鐘上的時針、分針，針與針交會又錯開。

後來我學會開車，駕駛座打量的視線，通常只限在十點到兩點的幅度。家鄉稻田裡的農舍，不知是在哪一個鐘點蓋起了樓房，紅綠燈旁的秒數成了眼中唯一的注視。車窗搖下來，也聞不到甘蔗香。

生子後，在台北郊區騎腳踏車，我習慣張望四周，給女兒出考題：「三點鐘方向，有翹翹板。」「十點鐘位置，有隻紅貴賓……。」女兒順著我的話扭頭找尋風景，我和女兒的手或視線就是指針。刻意練習下，女兒已能讀懂指針型鐘錶。後來我開車載她，女兒會將方向盤當作一只鐘，說，媽，方向盤轉往兩點鐘，有停車位。有時，我們指得太入迷，當後頭車輛的喇叭一聲緊過一聲，才驚覺我已落後前頭車流一段距離。

不知不覺，我把台北街道當成了鄉間路，彷彿父親指著前方幾點鐘的風景，有一片綠、一點藍。

「十點鐘方向，有輛偉士牌，一個父親載著女兒……」我興奮地跟女兒說，他們從十點、轉到十一點鐘，消逝在視線盡處。我想到小時父親的道路報時法，那輛偉士牌座位上，會不會有一只我童年的時鐘呢？

———2020.1.8 聯副

## 我保護你

每日早晨七點，我和女兒的心情總是隨著電梯樓層的升降而起伏，最怕它卡在某層不升不降，彷彿與時空對峙、栽進黑洞裡。這棟大廈住了近十年，每層樓有四戶住家，有時在電梯門前相遇，便禮貌性點頭、客氣微笑，彷彿承認對方的居所，而不是承認這一個人。狹仄電梯內，人們肩挨著挨肩，內心距離卻相隔甚遠。

一如往常，女兒來不及紮髮，水壺背帶長垂身側，書包拉鍊半開，像是把沒醒的夢帶了出門，電梯在上一層定格許久，我不斷看錶，該上樓去看看嗎？一想到鄰居陌生冷淡的表情，即使只有相隔一層樓，也和山一樣遠，我打了退堂鼓。

電梯終於來了。入梯，對鏡梳理自己滿飛的蓬草，鏡中，一位不熟的老伯伸掌摸摸女兒圓胖的臉：「妹妹好可愛，幾年級了？」粗厚手指將女兒垂落前額的半長髮絲塞到耳後，我急忙用梳子擋開對方的越界，將女兒遮到身後。

當下我沒說什麼，因為「鄰居」的稱呼，得顧及顏面，但那隻手指尖針般牢牢扎在我心底。老伯還續問：「幾歲了？唸哪裡？」

這問句讓我微顫，幸好地下室停車場到了，我催促女兒上課快遲到了，藉由跑步，我想躲開老伯望過來的目光。

上了車，我連串珠炮似地叮嚀：「對陌生人要警覺些，要避開生人的肢體碰觸哦。」女兒的保證從後方傳來，但語調遲疑地問：「媽，你不是說做人要有禮貌嗎？伯伯只是問我年紀及就讀學校而已。」

這問句是一道拉鍊，拉開了我對人的信任，也像一道布幕，遮住那令人難以遺忘的過往，小時那位「叔叔」給我糖果，微笑地問：「幾歲了？唸哪裡？我改天來陪你好不好？」

小一時只有上午課。下午父母要工作，我常獨自在家，功課寫完，便坐在二樓書房、與手上的破舊娃娃對話。

如常寧靜地獨自玩耍，左前方忽然傳來低啞嗓音：「妹妹，我是叔叔，妳爸爸要我過來拿東西。」矮小的我先看到淺棕色西裝褲管、毛衣、同色休閒外套。對方身形高壯，臉上微笑很深，彷彿利用衣著的淡色加深笑容的親切。

叔叔？父親有九個兄弟，家族聚會時，我遵照父母指示、喊著每位長輩的稱謂。叔叔們的共同印記是高大親切，但他們的面容輪廓我總認不仔細。這位叔叔一直笑，我也咧嘴回應，露出上下排缺了乳牙的洞穴。我毫不懷疑，他就是叔叔。

我如實告知年紀、就讀學校，他隨意問起家裡金錢收放位置，我如房屋仲介商一一介紹房間格局，他拉拉每個鎖緊的抽屜、衣櫃、翻動桌面，又續問家中有無珍貴東西？我連忙拿出餅乾盒，平時父母太忙，姐姐又嫌我煩人，從未有人耐心聽我說話。

盒裡是來自姐姐的二手文具、玩偶、彈珠、翁仔標……，叔叔摸摸我的臉頰及短髮，聽我講述這些玩具的玩法與歷史，隨著我的音調起伏，叔叔的手游移在我的髮、額頭、雙頰，這著實干擾我說話，但他是「叔叔」，不能不禮貌；他又給了些糖果，我嘴裡吃著甜，

唏噓呼嚕接續說著學校上課及在家沒人陪伴的孤單。「那我改天來陪你好不好？」叔叔保證，但他有事要辦，得先走了。

我們下樓到客廳玄關處，他轉身拉拉大門右側、牢牢鎖著的鐵櫃，每天看慣了的櫃子老實地待著，如今因拉扯不開的抽屜有了一股神祕。我抱著娃娃，在門口揮手再見，直到他的淺棕色褲管漸漸淡出，我嘴裡的甜味仍久久不散。

糖果尚未舔完，父親陣風般地出現在二樓書房。不同於他平時的沉穩，此刻腳步乒乒，大聲吼道：「誰來過家裡？廚房的鐵窗怎麼被剪斷撬開？」

我一愣，那叔叔不是親叔叔？對我的友善，不是因為彼此有血脈關係，他……是小偷？同一隻手，撬開鐵窗、拗斷鋼筋、又摸著我的髮、臉、發糖果？我喉中的甜湧上一層膩，彷彿聞到欄杆及鋸子的鐵鏽。

晚餐後，全家坐在沙發，父母商討隔天、我放學後的照顧問題，擔心小偷會不會再度光臨？母親說這幾天宜蘭當地新聞報導，尚未抓到的小偷私闖民宅，屋主女兒人財兩失，那時我太小，母親得費力解釋成語中「人失」的意思及嚴重性，幸好下午的小偷沒做什麼。母親一面說，一面為客廳桌上的水果撒些梅子粉，也在我心中投下一顆顆重石，「我改天來陪你。」這句保證讓人驚恐，那位「叔叔」跟母親口述裡、犯下「人財兩失」罪刑的嫌犯重疊，小偷、歹念、狼爪……，我坐著的柔軟沙發是片深海，身體深陷其中，想發出快溺水的求救卻只能大口呼氣、死命抓著洋娃娃。

「萬一那天……」「好險當時……」這一切假設，都不像是假設。

從那天起，白天我鸚鵡般對父母複述小偷的五官，那是一張深深的笑容，卻掛在模糊五官的臉上；夜裡我多夢，夢中鹹澀海水不斷噙入嘴裡，一個刺耳聲音問道：「幾歲了？唸哪裡啊？」那大手不斷變長、伸過來，我正要大聲喊停，一張口海水便灌入，再張口、手不斷揮拍……，驚醒過來時，額頭被手碰觸的壓迫感仍在，背脊濕透，四周冷得令人打顫。

母親發覺我晚上抱著娃娃尖叫哭鬧的異樣，父親早晚接送我上下學，買昂貴巧克力糖安撫，我一聞到甜味便反胃，糖果只能搪塞簡單小事。我們把小偷碰過的玩具全收到餅乾盒中蓋妥，封藏到倉庫裡，被撬開的鐵窗也重新焊接，回到方正形狀，彷彿不再有缺，家人有默契地緘默此事。我把「叔叔」藏在心底的抽屜，用大鎖銬牢。但刻意遺忘，卻更深刻地鐫鑿在記憶上。

從那天起，除了家人，我不容易對人抱持信任，不習慣與人太親近，小學體育課有必須與人牽手的土風舞，是我最頭痛的課程，皮膚的記憶力著實驚人啊，這與人觸碰的排斥感，也成了日後我與人交往的金鐘罩，感情路上走得跌撞，我曾試圖飲酒放鬆，紓緩肌膚被碰觸的疙瘩感，花極長時間與自己及諮商師對話，發現那位偽裝成親叔叔的小偷和新聞上的惡狼竊賊身影重疊，延伸出內心對初識之人的恐懼，這影響不知不覺滲入我的深層神經，那是酒精與諮商都無法抵達的峽谷。

「媽，綠燈了！」往事絆住雙腳，我忘了此刻正在駕駛，得快踩油門，離開猛按喇叭

的現場，卻離不開對周遭安全的恐懼及疑慮。

女兒的電梯事件當晚，我吸一口氣，安慰自己別慌，我是大人了，搭著女兒肩頭的手心卻微微出汗。我教導女兒：對陌生人提高警覺。女兒較陽剛氣，從小喜歡收集車子模型、著褲裝、打球，常把美國隊長面罩套在頭上，盾牌放置胸前，睜大雙眼問：「媽媽，你在怕什麼？」

我輕描淡寫、含糊帶過，只說小時常夢到陌生男子闖入外公家，當時家裡只有我一個人，女生力弱，我叮囑女兒要懂得保護自己，女兒口中含糖，右手拿著圓形盾牌遮住我倆，厚厚的玩具鋼盔輕撞彼此額頭，豪氣地拍拍胸脯保證，「媽媽，我會保護妳。」

抽屜底層有個夾鍊袋，裝著女兒四個月大時的指甲片。我偶爾會取出袋中的小片指甲，套放在女兒現今已經十歲的修長指尖上，大小、弧度以及色澤，都不一樣了。「手指這麼美，彈鋼琴最適合了。」還沒正式接觸琴鍵的她，會戲謔地敲擊家中的玩具鋼琴。不成調的叮咚聲，令我想起小學時音樂教室前方的那台鋼琴。

小學五年級的分班，得測驗歌唱。我緊張地同手同腳上台，站在琴身旁，唱了十幾個「啊」音、「嚕」音，忽然老師及整間教室都靜靜地盯著我看，牆上的掛畫都張大雙眼似地瞪著我。隔天公佈欄張貼布告，只在洗澡間唱過歌的我，被分到了音樂班。初次踏進音樂教室，黑板正前方立著一台演奏會專屬的流線型鋼琴，黑色琴身，襯托出它的神祕、高貴。那天西曬的陽光從窗口篩進金黃色的粉光，好多金粉撒在鋼琴上，為黑色琴蓋鑲了金箔。多美麗啊！如果我的手指能在琴鍵上彈奏……。

媽媽則是對我語帶愧疚：「要養三個孩子……，如果家境寬裕些，就會讓你學琴。」爸爸薪水不豐。他的老家務農，田地栽種當地盛產的蔥、蒜。收成時，我們得幫忙去除老葉及蔥白上的土塊、攤開曬乾，然後一捆捆用報紙包好，一排排地擺放在地。叔伯們常分裝好幾大箱，讓我們載回自家吃。我的指甲指腹，常塞著土垢，繚繞著濃濃的、歷久不散的辛嗆。有土地味的手指，讓我有點羞於和人握手，更不用說把手指放在一台十幾萬的鋼琴鍵面上。拿筆最實在，爸爸是這麼教我的。黑白鍵交錯的鋼琴，對我而言，像是一道遙不可親的天梯。

每天早自習，音樂老師會讓我們拉筋、練跑半小時，進教室後，得站著用「啊——」的發聲練習，從低音到高音，向周遭教室道早安。老師的回禮，則是一再地說著「音不準」、「重來」。那時最羨慕的，就是通過鋼琴檢定，被選為伴奏的那位同學。她是我們練唱時的命令者與指揮者。她的手一敲下琴鍵，就敲醒了教室內每一天的早晨。我們發的音，得走到彈琴者按下的那個音準。一個教室，一坐一站，就標記著兩個不同身份與不同階級。彈琴的女孩，像被賦予綁公主頭、穿蓬裙的特權。當我們在炎熱教室外練習拉筋、練習跑步時，伴奏的那位女生永遠一派乾爽地坐在教室練琴。

如果我也會彈琴……。我的表情，任何人看了，都知道那代表一種夢想、一種氣質的翻身、一種特權、一則我也是公主的童話。

我的表情一定代替我說話了，媽媽只是搖搖頭。每搖一次，就搖落我的失望。我在開口請求學琴的當下，心中也約略有個底了。家中的空氣瀰漫濃稠的蔥蒜味，即使開窗，牆壁、磁磚縫也隱約嗅聞得到刺鼻味，彷彿這股辛嗆在家中某處著床了，味道滲進我的皮膚、骨骼、血管。這個家是不是也想藉由味道來提醒，我和鋼琴是分屬兩個不同的世界呢？

我只好選擇用筆，消磨掉「我想要、但家境不允許」的沮喪、失落。我用筆，努力爬向經濟自足的身份，拿筆的手愈握愈穩，書寫一個真實的我的形貌與內涵。偶爾經過坊間的鋼琴教室，看見彈琴者的指尖在琴鍵上彈跳著躍動的音符，小學教室黑板正前方，伴奏的長髮女生的久遠回憶也隨著音符躍出。

我成家後，懷孕時得知是個女娃，嬰兒玩具清單裡，我就列了一項：「鋼琴」，我開始

想像女兒纖長手指在琴鍵上叮叮咚咚地彈奏。女兒四個月大時，常手舞腳踢，試著開始學翻身。她只要挪動一掌寬度，我就會益常緊張。女兒像是時間軸心，而我是時針、分針、秒針，繞著她轉。這面時鐘啊，不知是想撥快女兒，或是我自己？女兒雙手揮舞時，像在空中揮灑草書，我沒能識得任何一個字，倒是留意到她的臉上添增許多細痕血紋，那是指甲掃過的傷痕，細薄但紅。

我趁女兒睡著時，趕緊幫她修剪指甲，卻不慎誤傷她指甲內側的指尖肉。先生又恰巧出差，沒人幫忙，我驚慌地抱起女兒，奔去隔壁向鄰居求救。

女兒的傷口沒多久就癒合了，但幫她修剪指甲的工作，我則拜託婆婆幫忙，因為女兒舞著染血手指的畫面，一直在我腦中揮散不去。我常隔著婆婆的身影，偷瞄祖孫倆剪指甲的互動。

有次我在門旁偷瞧，赫然發現指甲剪安靜不動時，有著魚安靜且沉默的姿態，似入夜了之後蟄伏在水族箱裡的魚。但一扳開指甲刀，扭動上剪發出扣搭聲後，那些沉默的魚，頓時安置了勇猛強壯的鰭，閉合的齒縫驀然打開，虎視眈眈地伺伏在側，牙齒閃著森光，讓人彷彿聽到上下齒尖交錯的鏘鏗聲。魚群不再有待在水族箱裡的安穩表情，而是像大白鯊兇猛地游進海灘。水中本是小魚和水草相互穿梭的彩亮顏色，已被埋伏的兇險攪動，而它們卻渾然不知道危險正在逼近中。

我的心一揪。誤剪女兒指甲肉的我，不正像一頭大白鯊，咧開利齒，游進沉睡的孩子身旁嗎？那時她正熟睡著，不知道驚呼，也不知道抵抗地往岸邊逃，只能任我擺布。

為了彌補我自己的過失，陪伴女兒長大的歲月裡，我常有意無意握著她益發纖長的手，把手掌手指，一遍又一遍地細看、讚揚，同時也在翻找當時被誤剪的傷口。都不見了吧？我的心鬆了下來。女兒的手細白美麗，當時傷痕也都消失了。肉身也有它的時鐘，它們是累積，但也是遺忘。我還常把女兒的手湊近嘴鼻，用力嗅取，是補償，又是期望地說：「媽媽讓妳去學琴，手指會更香。」我似乎也在嗅聞自己小時無法實現的夢想。

我常藉故帶女兒經過 YAMAHA 鋼琴教室，她和我小時一樣，常趴在玻璃門上看哥哥姐姐彈奏著叮叮咚咚的琴聲。回家後，她搬一張小矮凳，擺了本亂畫的筆記本當琴譜，胡亂彈奏。她的彈，在我眼裡是天份、天賦的徵兆，這讓我想起小時班上那位穿著蓬裙、有一頭烏亮長髮，端坐在琴身前的嫺靜背影。

但女兒太皮了，雖然不再胡亂揮舞手腳，但說話、走路、甚至微笑，都乒乒乓乓的，難有安靜，我也希望藉著鋼琴，增加她的定性及氣質。我半強迫她中輟扯鈴，改學彈琴。坐在琴椅上的她，是極度不耐與不悅。鋼琴老師鼓勵女兒，再過一陣子會彈曲子了，就會愛上鋼琴。這個「一陣子」，持續了半年。女兒未必磨出定性，卻考驗著我的耐性。我跟女兒衝突不斷，得盯著她，家中才會響起琴聲，一轉頭，她便離座練習運鈴、拋鈴。老師要測驗樂理，她口中盡是「大鵬展翅」、「金雞獨立」的扯鈴招式。

陪伴學琴的這段時間，女兒的不耐、反抗，累積了我對她不知惜福的不滿：「小時候我想學琴都沒法學呢。」練琴，在我這外行人看來，就是勤練功。先練好左手和弦指法，再

練右手旋律，然後兩手指法再和諧搭配，眼睛要專心盯著樂譜。我在一旁看老師示範，除了手指飛快彈奏之外，腳也沒有閒著。右腳熟練地駕馭鋼琴底下的三支踏板，創造更多變化的聲音。

練功夫，得由蹲馬步來紮實基本功，練琴也是。我叮嚀女兒，每天都要抽空彈個半小時，琴藝才不會生疏。「媽，你真像節拍器，拍子最準確了，妳都不會故障嗎？」女兒常將我比擬成是她生活中的節拍器，滴答滴答規律地叨唸；我則狐疑，怎麼半年來的學琴課程，她的節拍及節奏仍是拿捏不準。「媽，你是鋼琴的白鍵，是基本音，像規矩的人穩當地一步步行走；我是黑鍵，是跳躍的半音，用來彈奏升降的。」才十歲的她，企圖用樂理說服我，她不適合端坐的音樂。

有次女兒在我去外地出差時偷懶，一週沒練琴。上課那天，女兒一掀開琴蓋，老師便請她去修剪指甲。我保留她四個月大時的指甲片，那是對我自己粗心、自責的提醒，而今她留長的指甲，也是一種提醒，提醒她久未練琴。彈琴過程，女兒的指尖關節生硬地發出喀喇聲，好像和鋼琴間不是熟悉的朋友，有股久別偶遇的生澀。我在書房內豎耳傾聽斷斷續續、不順暢的的琴聲與對話，這首曲子彷彿是剛練走的嬰兒，顛巍巍地扶著牆緣，踏沒幾步，又跌倒在地。

那學期，女兒的學校期末同樂會，每人都得表演一項節目。調查表一發下，女兒班上儼然是個小型的才藝班。同學們表演的項目有鋼琴、小提琴、長笛、豎琴、古箏……，女兒在自己的名字旁，寫下兩個字：「扯鈴」，因為她知道自己的琴藝仍上不了台面。

表演當天，女兒被飛躍的扯鈴撞到左手，指節腫大瘀青。醫師針灸推拿抹藥後，用紗布一圈一圈將手掌繞得腫腫胖胖的。那晚女兒坐著，雙手放在琴蓋上，再度抱怨她對學琴完全沒興趣。她帶點叛逆，將包紮紗布的手重重壓在琴鍵上，發出吵雜且粗魯野蠻的聲響，糟塌了鋼琴本身優雅的音質。

我忍住怒氣，想勸她再試試看，「媽，不要斷了我的夢想，我只喜歡扯鈴。」黑色琴身襯得她手上的紗布，是更加怵目的白。我努力說服她，羅列了十幾項學鋼琴的優點，「媽，你只是想剪斷我的夢想。」

日子在母女冷戰中，一步一步推移。女兒很少主動掀開琴蓋，我也自省是否拿著一把無形利剪，「擦」的一聲，剪斷她的興趣。我知道她練扯鈴的眼神是多彩的，是微笑的，扯鈴於她，是伙伴，是遊戲搭檔。運鈴時嗡嗡的響鳴，鈴在女兒指尖、雙腿間、腰側跳上躍下，有股力與美的律動。但彈琴時，女兒本來黑白分明的眼珠中，映入的景象是工整交錯的黑白鍵，她得坐挺，手腳安放。鋼琴、我和女兒，像是一場戰局，較量著誰進誰退、比較輕與重。一架鋼琴，霸佔房間不算小的空間，卻在女兒心中不佔有任何重量。我想起女兒對鋼琴的諸多惡評。她曾說琴鍵像斑馬線，彈奏時，手指像在過馬路，得小心拘謹，也像監獄直直的欄杆，鎖住她、鎖住了自由的心。

彈琴，是我的夢想，卻是女兒的牢寵。我多想學彈琴啊，想通過鋼琴檢定，成為班上唯一坐著、為大家伴奏的主角，如今卻只能像靜靜闔上的琴蓋，闔上幼年時的夢了。



鉤動

冬季衣櫃外的把手，掛著一領淺灰間雜青綠的長圍巾，兩端穿縫的青灰流蘇略嫌毛燥。這是女兒國中家政課織的成品，快垂到地板的流蘇，乍看下像是垂掛的灰綠珠簾。

我常將這條圍巾披在頸肩，如返回山雨繚繞、氣候濕冷的故鄉蘭陽省親，若是陰涼的秋冬時分，它更是不可或缺的保暖品。它輕柔卻暖如大衣，青灰復古色是一領美麗的裝飾，它，更像是一封給我的道歉信。那時，青春期的女兒常對我射出利箭，我流了許多眼淚，某天，女兒遞給我這一針針略微粗糙的圍巾，我吸取到了一點溫暖。

女兒個性依賴，但有主見，升國中那年，她自行報考兩間私立學校。一間正常教學，另一間極度升學導向。不顧全家反對，她選擇了後者，理由只是童稚的天真——不想和好友分開。女兒臉上寫著執著，與我極為相似的五官，也和我國中時期一樣，面容天真卻暗藏利劍。青春時期我們如花草般含露向陽生長，然而葉片花瓣，竟也長得銳利割人。

我也曾如此與父母親對峙，並且堅信自己會贏。我潛伏的叛逆，必曾一而再地，在餐桌上、客廳間，在關於分數、志向、未來與愛情上，和父母衝撞了。我從小住在宜蘭，個性也是山水交錯。外人只見我如粼粼水漾的微笑，與被嵐霧環繞般的靜山，只有父母看見我內在急滾的波濤，及巉峭陡聳的山稜線。這片水的狂奔與嶙峋陡壁的危山，父母涉水攀爬的過程顛簸艱辛，我只假裝沒看見。

這條翻山渡水的路，由我十四歲延續到現在四十歲。如今，換我要面對女兒這座山、這片水域了。看著女兒滿臉的倔，依稀可以辨識我曾經的強。擔任教職時，我每年也都在面對一張張像女兒一樣青春與叛逆的臉龐。中學孩子是永不停止的雨季，淹漶之外仍是淹漶。身為教者的我是滂沱大水中的浮舟，看似給予學生方向，實則要時時探測這些水流的急緩與溫度。未來是學生的未來，也是我與他們的未來。現在，女兒加入漫漶水流中。這一道水，最明顯、也最暗沉。

渡過女兒片深水、這座山的過程，相當艱辛。山頭好高好遠，好難登頂，我只是相信山永遠都在，所以仍努力向前，彷彿耗盡生命力般地翻越。山的聳峙讓我好似得了高山症，頭痛昏沉，全身無力；山的寬廣讓我也只能以誠實的樣貌，接受自己做不來完美母親的典範。女兒的水域常有波濤暗流，我幾乎快滅頂。

我身兼教者與母親，卻茫然尋路，只能四處問問女兒的導師、長輩、朋友。大家的安慰勸說，不外乎是兒孫自有兒孫福。孩子自己選擇的未來，即使受挫，也會勇敢面對。

我沒料到需要勇敢面對的人，也包括我。

數學不佳的女兒，在那間升學掛帥的私立中學，竟被分到數理資優班。暑期輔導第一週，新鮮的學校、有趣的同學、貌似周遭給予成熟的溢美詞彙，我們忽視了十三歲孩子間悄悄漫延的較勁力。

上學第三週開始，女兒晚餐飯後，便和作業考卷奮戰到十一點。我只好在一旁鉤點毛線，聽她抱怨一天上四小時數學課的無聊。

我的鉤毛線技法，是國中家政老師教授的。起針之後，兩根棒針數口訣般地反覆「上針下針」織疊穿鉤。我想像家人全都圍上自己親手編織的成品，內心直閃著興奮與自豪。國中

時，我有陣子沉迷織毛線，在一針一針的鉤動中將線密密接合，但卻日漸拉開我和母親的距離。她天天叨唸，讀書最重要，針織只是女工粗活。交織在柔暖毛線的四周，是我和母親之間如森寒陰風呼嘯而過的衝突。

母親曾當過幾年護士，因不堪輪值大小夜班的顛倒作息，轉行報考行政公職。她總認為握筆的手，才是後半輩子無憂的證明。同樣長形的針筒、棒針，只是標記上「粗活」的身份。有天，數學老師震怒地打電話給母親，原因是我在課堂上織毛線。老師在電話中，幾乎將編織毛線比喻成毒品，把棒針形容成吸毒針筒，誇飾地向母親告狀編織如何讓我沉迷上癮，描述我打毛線時的沉溺、棒針暫時被沒收時的頹廢焦躁，及對師長的勸說恍若未聞。當天回家，母親反常地提早下班。她一聲聲：「不讀書，就去當女工！」的說詞，讓我覺得小題大作。只不過是織個毛線，又不是編織人生的方向或結局。我滿不在乎的吊兒郎當惹怒了母親。她撤掉晚餐，罰我跪下，我也固執地不吭氣。我實在太討厭數學了，一列列公式演算、一個個沒有溫度的數字，均不及一團毛絨絨沒有章法的織線帶來的溫暖。

「唸書不是唯一！妳不能尊重我的興趣嗎？」我倔強的脾氣傷了母親。她衝去書房沒收棒針，拿出剪刀，喀嚓一聲，剪斷我已經織了一半長度的圍巾，也剪斷我們彼此間的溫情。我沒有用淚水或言語衝撞，只用冷戰、點頭搖頭、零散疏落的悶哼，表達對母親的不滿。幾週後，我早已忘了怒氣，但道歉一詞卻沉睡在咽喉中不願甦醒。某天回家，我看到書桌上躺著一雙棒針及殘破的圍巾，他們靜靜地待著，彷彿不曾離去。我拆掉圍巾的斷線，打結後重新起針，另鉤一段織品，讓鑲織的線慢慢再鉤出我和母親的情感長度。

我當了母親後，點閱網路影片，才知鉤織毛線已由原本複雜的雙棒針，簡化到只需運用釘板交錯編織，但仍是不改紋路的美麗細緻。我一格格上下交織時，坐在一旁用功的女兒對學校的埋怨聲仍是不停，——如課堂上數學基礎題得自學，老師只教難度極高的 PISA 測驗，每週小考成績如何無情地列出排名，退步幾名就不能下課……。聽到憤慨時，我常拆解手中一直繞錯的鉤線，甚至分心而讓毛線球掉落在地。滾得老遠的長毛線像是我的擔心，也像女兒的成長，時而順順地滾遠，時而拐彎打個大結，讓我得花一番心思梳理。

鉤毛線的進度像龜速般爬行。因為我常得放下鉤針釘板，教導女兒自己也不拿手的數學。我們在數字計算中，減掉彼此的耐性。卷子上密密麻麻的訂正、紅筆批閱的圈叉，一題題在削減女兒入學時的樂觀及我對她的信心。

一天晚上，我耐著性子教導解題。女兒用力甩筆，哭吼著想睡覺，沒有時間思考，直接抄答案就好。我提高嗓音，嘶聲指正她錯誤的讀書方式。真難相信此刻吼叫詈罵，同出自於小時常常吻我的小巧嘴唇。一張三十題只答對五題的數學考卷，將我們彼此的包容，也打了不及格的分數。

數學對我和女兒，都是冰冷。。

「孩子，我們轉學吧！」我勸女兒。但硬脾氣的她不肯承認自己的不適應。她睜著一雙與我相似的臉，受傷的神情，是訝異著我這血脈直承的媽媽，竟否定了她的努力，竟是。女兒也擔心同學原本投射在身上的光，會因她轉學而變暗。

「碰到事情不要逃避，媽，妳不是這樣教我嗎？」

她冷然回房，無預警的，我竟掉淚了。國中時和母親嘔氣的圍巾事件，我不是倔強到沒掉眼淚嗎？如今淚水一滴滴滑在手中的毛線上，真希望女兒是這團線球，也能吸附我的苦心。家裡的空氣因我們冷戰而凝結，那幾天靜得連咳嗽聲都顯得尷尬。我常因四周吵雜睡不著覺，如今四週悄然，只聽見呼吸聲，我竟然因為過份安靜而失眠。

無眠的夜，我只好拿著釘板，交錯繞著未完成的圍巾，一針一線想消磨內心無名的怒火及歉疚。好幾次毛線不明地打結，越拉扯，細毛就越糾結。剪斷死結，好不容易鉤起的針針線頭竟一格一格地鬆開！我想送給女兒取暖的心意，彷彿被拆解了。如何接線？我也毫無頭緒，只得把它放在抽屜。

沒有織毛線來排遣心情。每天，我只好看著女兒房間的燈泡熄與滅，常側耳傾聽門外的所有動靜，聽她早上六點四十分開門上學。看與聽，成了那一陣子的日常。

女兒還是依賴我的。有天，她艱難地喊聲媽，怯怯地找我訴苦。她說，期末考到了，導師宣布除了上廁所，否則不准離開教室。

我後悔自己的賭氣，竟然疏忽一週以來，孩子在擠滿四十五人的教室內，連續待上十二小時。

我火速地辦理轉學。過程我們像是歷經闖關遊戲，每個關口，學校都派出處室主任擋駕。他們試圖和女兒單獨長談，分化我們的團結力。女兒隱身在後，小小手指緊攬我的指縫，微微有些汗漬。彼此雙手的互扣，好像織毛線時的交錯鉤法。我們按按彼此的手掌，即使這次鉤法亂了，我也不會剪斷。

後來，女兒轉入一間女子教會學校，正常地上下學，作業仍是多，但女兒開心地說起體育課打球、家政分組、校外教學、話劇比賽……，這些在那間升學導向的私立中學，全部只有一種課程——數學。

前一陣子，孩子因家政課需要，向我拿了釘板及鉤針。我及時打住「上課別偷打毛線」的話語。她看著我的未成品，忽然說，「媽，你是不是太久沒織毛線了？鉤法全錯！期末作業，我織一條雙色圍巾給你。」她一面拆掉我打的亂結及鬆脫的線頭，一面搖頭諷刺我的家政分數鐵定不及格。

拆吧。拆掉我們的冤家結、傷害結。隨著一針一針快垂到地上、已然快要完成的圍巾，我回望桌上的毛線。我和女兒、我和母親，就像鉤線，繞著、鬆脫、打結、拆掉、再鉤回……

———2017年教育部文藝創作散文類佳作

## 四十度的線

今年冬天溫暖，原本已放棄肌力訓練的女兒，再度穿上黑色運動短T至操場報到。她

束起馬尾，瘦削身軀膚色略黑，手臂因長期重訓，練就漂亮的二頭肌。拉著單槓的她，看似陽光少女，讓人忽略裹在衣服下不正常扭曲的背脊。

陪伴女兒治療脊椎側彎，至今已五年。小學六年級，學校醫護檢查出她胸骨異常，須到大醫院做精密檢測。女兒進入放射室前緊拉我的手，一扇門隔開彼此，門內門外同樣忐忑。看到X光片，才知女兒的背脊悄悄地向右傾斜三十度，因衣服遮掩，讓人覺察不出變化。她的背彎得安靜，卻充滿語言，說明我的疏忽。我自責、愧疚，想起女兒一歲時剛學走路，跌個跤、撞到頭，我都心疼。她十歲時，央求自己洗澡，我明白少女初長的羞澀，未再仔細觀察她的身體。女兒不是我的圓心嗎？我真是有愧於「母親」這個身份。

自此，我力矯她窩在沙發看書的劣習。醫生建議每日進行「五分鐘拉槓」，讓背骨有肌肉支撐，較不易歪斜。女兒是選手，我是教練，三個月後，她的肌耐力進步了，但脊椎卻更彎，像有一股暗黑，不停地把人吸了過去。

我們仍篤信每日的運動，能力抗脊椎的彎，常在附近小學操場或家裡進行「特訓」，依晴雨天，選擇戶外或室內。這兩年生長期是增強肌力的關鍵時刻，期望能延緩背脊側彎瀕臨四十度的開刀警戒線。女兒拉的那條鐵槓，也緊拉著我們全家的命運。

每天傍晚，女兒先吸口氣雙臂伸直，膝蓋略弓、踮腳一蹬、雙腳離地，掌心緊握單槓，身體前後擺盪。「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……」，我計算秒數，望著她的肩頭、背部因用力，凸起了美麗的線條，她細薄的手臂及腹臀相當有力，將身體穩健地上提五分鐘，中間並挑戰抬腿的進階版動作。

女兒的手臂開始微顫，她鼓腮閉眼、臉脹紅，吐氣又深吸，換氣速度愈見急促，使足全力，想將身體再往上拉，全身搖晃如風中抖葉，五官已扭曲變形，氣吐得濃重又急，時間在撐住她身體的這一刻走得很緩慢。

女兒咬牙，手臂因用力而青筋凸起。「要突破五分鐘了。」我是女兒的啦啦隊。一旁常在此相遇、卻從未打過招呼的阿姨、小孩們驚嘆：「好厲害，是體操選手嗎？」我尚未回答，耳邊傳來女兒的重聲唉叫，她從單槓上落下，全身癱軟在地，掌心因緊握拉桿而紅腫，掌、指接連的掌丘已多處長繭。

日日對視的事物，久了也生膩。我們會在這項固定的「儀式」中，偶爾脫軌。幾次，到了操場，女兒只是坐在單槓前方草地，望天空，享受一陣好風，聽著風吹過樹梢時綠葉的沙沙聲，我們互訴生活上的開心或抱怨。女兒喜歡在夏日傍晚拉槓，陽光烈得像正午，樹梢傳來蟬鳴，蔚藍天空點綴幾朵白雲，雲薄得幾乎透出底層藍光。單槓旁，榕樹如傘般遮蔽烈日，枝桠間垂著絡絡長鬚，錯節樹根中，女兒拔了幾根三葉酢漿草，和我玩草莖拉鈎遊戲。

失序幾日，女兒不安，擔心脊椎也會「失序」，又自動開啟重訓模式。診斷出病情的最初兩年，女兒常自卑地認為自己是馱著單邊外殼的龜，她多想卸下那重殼，像一般少女經常聚會談心、採買小飾品。她每天傍晚卻必須練肌力。我想，女兒是忍者龜，沒有刀叉戟棍飛鏢，不會功夫，只練就逆來順受的忍功。多希望女兒S形扭曲的背骨能拉直一點，哪怕只有拉正一度。我常對女兒喊著「再撐一下」，何嘗不是說給自己聽呢？

今年年初回診，女兒的脊椎竟跨過了四十度警戒線，如此地神鬼不知。醫生解釋，生長期孩子急速抽高，國三又有升學壓力，書包動輒五、六公斤，原本彎曲的椎骨會朝著歪斜方向順勢生長，如今彎骨已壓迫到女兒的肺，呼吸時會喘，醫生建議開刀，但肌力訓練仍不可廢，骨彎的角度愈大，手術風險愈高。

解說手術過程，宛如聆聽驚悚片音效，醫生的每一字是點燃的炮，炸得我幾近耳鳴：先剝開脊柱周圍的肉，用手持電鑽在一節節的椎根上打洞，裝上十七根鋼釘，用細長鋼條將鋼釘串連、鎖緊，再用槓桿將節節走偏的骨頭扳正。我們聽過太多失敗案例，脊椎是支撐全身的主架構，如房子骨架，椎骨中間包覆神經，前有動脈，開刀時一個疏忽，輕則大小便失禁，重則癱瘓。我真希望代女兒挨刀，怎奈疏忽的是我，受罰的卻是她？

女兒紅腫雙眼走出診間，說每日的訓練全是個屁，她認為自己像希臘神話中的薛西弗斯，無止盡地重覆拉槓、回診，石頭仍然滾落。薛西弗斯是觸犯眾神而被處罰，她犯了何罪呢？

女兒消沉十多日，家裡單槓掛在門上，一度成了曬衣架。我極力隱藏心中焦慮，我得堅若磐石，才能穩住女兒快崩塌的城。

兩週後，冬陽出現，女兒換好短T，拉著我出門走走。我們重返操場，耳側傳來小孩們投籃觸地的聲音。女兒將手搭在頭頂上方的鐵槓，我正要計時，女兒回頭說，我是她精神上的單槓。

一個用力，她將身子拉了上去。我用力睜眼望天，怕一個眨眼，淚珠便滾落，眼眶的紅，是為人母愧疚又感動的顏色。想起之前女兒拾起的三葉酢漿草，她問，第一、二片葉子各代表信仰和愛情，那第三片葉子呢？她揭開謎底，答案是一一「希望」。

—————2019 震怡基金會【吾愛吾家徵文比賽】散文首獎

## 傷口上的圖案

去年冬天術後，女兒背脊裝上多根鐵條、鋼釘，自嘲成為「鋼鐵人」。身體與嵌入的

異物需長時間融合，過程得忍受劇痛及發炎的不適，女兒一向不耐痛，手被紙張割破便掉淚。

發現女兒脊椎彎曲已七年，每月回診，背骨總彎向更彎的角度，彷彿骨頭有自由意志，可以任意擴張領土。去年初，她的脊椎彎曲趨近五十度，胸肺呼吸窘迫，只得緊急手術。醫生在她光滑白皙的背上畫下四十公分的傷口，剝開脊柱周圍的肉，以電鑽在節節的椎根上打洞，裝上十七根鋼釘，再用細長鋼條將鋼釘串連、鎖緊，最後用槓桿，將節節走偏的骨頭扳正。

麻藥漸退，巨大傷口使女兒高燒，哭喊背部皮膚烈火灼燒，背骨裡頭有許多硬針密扎，強效嗎啡止痛針使她的眼睛像夜中發亮的貓眼，瞬間又迷濛渙散，雙手空中揮、抓，大叫「都是妳害的」，這句話及蜈蚣般的傷口，成了一張舉證不及格媽媽的罪狀。是我大意了，女兒十歲時，把洗澡權交還給她，沒再細觀她的身體。

病房很冷，米色空間內燈光昏暗，我卻能看清女兒哭喊時面部線條的糾結。我拼湊出女兒怨懟的實情，獨寵八年的她在弟弟出生後，學習自行洗澡、洗碗，我鼓勵女兒要獨立，是否讓她萌生被拋棄的恐慌？難怪弟弟出生後，女兒張牙舞爪，挑剔我的手藝差，常以尖刺言語及衝撞行為惹我哭，是否想藉此確定我的在乎？照顧兒子時，疏忽了女兒坐姿不良。想到女兒一歲時學步，跌跤、撞倒，我都心疼，而今十六歲的她竟得承受這些折磨。傷口該劃在我身，她還小，如何忍耐每根敏銳神經襲捲而來的痛感？

先生要我別介意，嗎啡讓人遊走虛實，語出無心，但我猜測女兒會不會藉由嗎啡來吐實？

女兒清醒時，疼痛讓她全身長刺：不滿意房內燈光亮度；惱怒我說話太吵；所有餐點淺嚐便拒食；我小心為她翻身，都使她痛得大叫，她一用力，背上會分泌淋巴液妨礙傷口癒合。最辛苦的莫過湧上尿意，抬起她癱軟的身體耗費多時，常是她急得大喊，快尿出來了，我手上的便盆還塞不進她身下，只好求助護士。當她尿意排空沉沉睡著，我盯著牆上掛鐘直到她再次轉醒。她怒吼抱怨，讓我的愧疚好過些；膿要刺破，才好得快。

醫院待了近兩週，女兒困獸般躺在床上無法動彈，我也被拴在病房內，日夜只有一盞日光燈，渾不知外界日夜變化。出院那天，女兒稍稍展顏，我也呼出長氣，家中有影劇音樂，不必再聞吃膩味的醫院伙食，不必再睡醫院窄床，也許能和緩女兒的怨懟。但我們面臨了一個選項：回哪個家？婆婆責怪我是粗心的母親，不信任我能顧好女兒，但待在婆家我形同服監。在長輩的不諒解下，我和女兒選擇在家靜養。

回家，代表一切得自己來。沒有醫護幫忙，女兒皮膚及背脊的傷要半年才能癒合，只能平躺。最束手無策的是如廁大事，護士輕巧地將活動式便盆塞進女兒身下，但盆子到了我手，怎麼也使不順手，抱起女兒臀部如抱著軟爛麵糰，不知如何使力，但每個挪移對她而言都如版塊裂動。我以為耳畔會響起如雷的抱怨，女兒卻只緊咬下唇，要我輕一點。

我買了張床墊睡在女兒床鋪旁，她睡得極不安穩，無法翻身，但一直平躺易得褥瘡，我約莫兩小時起身幫忙翻動。幾次睡過頭，驚醒時，女兒聽耳機，忍著極不舒服的姿勢，我問，怎不叫我？她只說，你睡吧。她喝水得用吸管，才不必一直起身，扯動傷口。我學



習為平躺的她洗頭擦澡，泡沫常戳進她眼中，沒時間上市場買菜，餐餐叫外送，一週下來，食物讓我們乏味，嘴刁的她只默默扒飯。她的懂事讓我不安，這不是一向嬌滴的她，我寧可她在醫院那般大聲喊痛，讓我搆起失職的罪。

回家尚有項挑戰，女兒要練習起身走動，床鋪到廁所只有兩臂之遙，我扶著她，走了近十分鐘。為了怕背脊再度歪斜，她必須一天穿戴二十三小時的鐵製衣架。鐵衣材質悶熱，束捆一天，皮膚容易過敏，她抓搔著紅腫皮膚，要我扶她再多走幾步。我的手掌圈住她的上臂，她手臂好細，似乎能被我的手完全收攏。

女兒裝上鋼釘後，終生不能彎身，仰臥起坐、瑜珈等運動從此與她絕緣，她自嘲：「當正直的人，要付出代價。」我訝異她回到家後，個性柔軟了些，會自我寬慰，不再事事站在我的對立面。

術後，女兒的鐵衣陪她走過冬季、春末，天氣漸熱時，已不必成天穿戴鐵衣。回診照X光，背骨又正又直，傷口也長得好。看完診，女兒照例想回奶奶家。術前，她懼怕奶奶強勢的管教及滿到溢出來的關心，現在她一週回去兩三天，我按捺不住好奇，她只淡淡地答，就是想回去。小時的女兒貼心多了，常與我分享心事，現在我只能藉由她給的少許字眼，排列自己想像的答案。

上個月，我不小心看到女兒學校作文，題目是「靜夜情懷」。她寫到住院某夜，背部痛得睡不著，瞥見媽媽縮在行軍躺椅上，蒙在棉被裡，棉被不停抖動，斷續傳來鼻涕聲。那天奶奶來電話責備媽媽失職，把一個好手好腳的孩子看顧成這樣。我也曾不諒解媽媽，但她沒有奶奶說的那麼不好……每次媽媽和我不回奶奶家，奶奶就會叨唸，如果我常回去，當成是媽媽的分身，媽媽就可以在家喘口氣……我背上有鋼釘，成天穿著鐵衣，但媽媽仍常擔心我受傷，真正的鋼鐵人是媽媽，我與奶奶的刺，竟穿透不了她的肉身，她應該著一身無形的鐵衣吧。

我以為女兒仍是人事不知的小女孩，以為我們之間欠缺翻譯，彼此說著同國的語言，卻聽成不同的意思。我的手摸著那些字，感受到手指長出耳朵，聽著一筆一劃發出的聲音。

———2020 震怡基金會【吾愛吾家徵文比賽】散文佳作

## 陪你呼吸

一歲半前，你還不會說話，季節交替時經常咳嗽吐奶，張大嘴巴發出咻咻喘鳴。我以

為是感冒，直到你的唇由紅轉紫，我才驚覺要緊急送醫。你小小的身軀蜷縮在輪椅上，不時地弓背劇咳。我急推輪椅，內心慌張不安。X光片報告，你的肺泡被膿痰堵塞，細瘦氣管無法咳痰，口鼻也吸不到空氣。我忽略了你張大的口是在求救，多希望下個瞬間你就會語出成串，讓我明白痛在哪裡。

住院期間，你每三小時就得戴蒸氣罩，白嫩臉蛋常留有紅記。化痰藥在升騰熱氣中進入口鼻。有時你吸得太急，濁黃色膿痰隨著劇咳狂吐，衣服被單全是腥穢汁液。診間蒸氣氤氳，也濡濕了我的眼。

「慢吸——慢吐——」，我大動作示範，誇張聳肩、鼻子用力上提，教不會言語的你如何吸氣；再用力放鬆肩頸呼出吐氣。「吸」「吐」成了你繼「爸」、「媽」之後，會說的單字。

出院回家，你早晚飯後都得口服類固醇，臥房、書房、餐廳各備有一支氣管擴張劑，「隨手就拿得到」是醫生叮囑的保命良方。每天必需完成的功課是得吸蒸氣化痰；睡前拍背按摩。每個月，要回診拿慢性病藥。我們的時間是用回診與按摩、化痰，當成時針、分針。

每當半夜聽你咳嗽，我就趕緊起床找噴劑，央求公婆隔天幫忙看顧，並處理工作請假事宜。我常在醫院、公婆家、家裡三地跑。我和你姐姐幾乎沒有時間體會家中多了一個成員的喜悅。你姐姐常抱怨，有了弟弟，我都忽略了她的存在，她常怪罪你是瓜分母愛的外來者，哭完，隔天又和我去醫院看你。姐姐輕拍你的背，輕聲教你吸吐。當你沉沉睡著後，奶奶與我換班，回家我教完姐姐功課，安撫她的心情，等她上床，世界才安靜下來。在安靜的書房裡，我趕工打著隔天上班要用的資料。

你氣喘發作時除了劇咳，還會狂吐。衣服一套套換洗，地板一次次擦拭，幼稚園同學們看見你都會掩鼻。有次你因劇烈跑步，引發痙攣乾咳，整個人伏身在地。你害怕被指點，恐懼上學。我也試了許多偏方，按摩、氣功、針灸、草藥，最近加了運動項目——游泳。我最常對你說的話是「慢吸——慢吐——」，但氣喘來得又洶又急時，你迫切想吸到空氣，根本慢不得。

你忍痛捨棄喜歡的絨毛玩偶，我勤洗被單床套及冷熱暖器出風口。你長年穿著長袖長褲，忍受大熱天的不適，戒除一切冰品冷飲。終於，你的病情到小一時漸漸控制住。慢慢地，你會在喘咳時，改到廁所解決；會自動開啟噴霧蒸鼻器；學會熟練地按壓氣管擴張劑。當噴霧器關了時，我眼前仍濕氣一片。

那天，你和我同事的小女兒在家中玩樂高。這個小女生也是嚴重氣喘病患，玩著，突然劇烈地咳嗽，咳到哭了起來。如同睡前我拍著你，你也輕拍她的背，安撫：「要慢慢吸，慢慢吐」。我打開噴霧器，蒸氣緩緩升騰，你說起生病時，我同你講過的故事。——氣喘孩子的體內都沉睡著無數隻美麗的蝴蝶，我們要緩慢溫柔地吸氣，讓空氣輕聲和蝴蝶打招呼，喚醒牠們，然後讓美麗的蝴蝶款款地飛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……

———華副 2019.3.2

## 陪 伴

書房內，多排書籍擺列整齊，兒子不愛這狹小空間內帶著森嚴氣氛的壓迫感，常在餐桌用功。邊寫功課邊說趣聞，這是我倆的日常，純真如童話。

去年我接下教學計劃，教案寫作不順，兒子的說話常讓我岔神，文案企劃寫得殘行斷句，電腦游標閃得令人慌亂。「媽媽進書房工作好不好？」我指著餐廳隔壁的書房，兒子連連搖頭，我強壓下愧疚安撫他，工作地方只是轉移到隔壁，有事出聲，我立刻出現。

兒子每分鐘都來敲門，說渴了、生字不會，分身乏術的我只能狠心地讓兒子自行處理困難。兒子的招數一項項失靈，只能無奈地踱回餐桌玩樂高。兩小時後房門打開，他衝上前抱我，大喊「媽咪」，喊得我心疼。

關門理公務，是一種掙扎，我常側耳傾聽門板外孩子喝水、翻動書頁的聲響；偶爾門外靜悄悄的，我心慌開門，書房燈光微照到餐廳的地板，只見兒子抱著玩偶講話。他轉頭大叫：「結束了？」聲音、眼神瞬間發亮；我掩上房門及歉疚，請他繼續和玩偶角色扮演。

日子在門的內外靜靜流動。兒子升上小一，英文發音需要每天以手機錄音，上傳給老師，我只教兩遍手機功能，他便嫻熟。隔著一扇門我們各自用功，他不再常喊媽媽，我開始聽到門外兒子語調上揚喊著「Siri」（手機的人工智慧軟體）。

——Siri 下次幫我寫作業。

——我的終端服務不包括這項，而且我很忙。

——Siri 你現在在幹嘛？

——我在工作，我還要工作六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八年。

——你和媽媽一樣忙。

對話的末句，讓原本想制止他玩手機的我噤聲。回想前幾天接兒子放學，輔導他被同學潑到水，憤而推人，被老師處罰的事件。我思索如何問話，想以擁抱當發語詞，他不像以前親密地對我張開雙臂，反而側身在起霧車窗上畫著線條；我摟他入懷，懷中人兒掙扎：「這樣很不自在。」窗外景色灰濛，草木建物都籠罩在水霧中，包括我的心情。

我吞下對兒子玩手機的叱責，陪他寫功課，想問推人事件的後續發展，也期待他喚我，說作業這題不會、那頁不懂。兒子已在門後建立自己的小宇宙，生難字詞主動用手機搜尋，我想出聲教導，他淡淡地說手機都查得到，這才意識到近一年來，我最盡責的只是在聯絡本上簽名。

我問起學校生活，兒子只回應「嗯」，他靜默著，我卻詞窮。不久，他又按著手機圓鈕喊了聲「Siri」。

——聖誕老公公今年會來家裡嗎？

——聽說只有睡著時才來。

——我好無聊，你能不能陪我玩？

——有聊、無聊都是一天，而且我一直都在陪你啊。

我們兩個待在餐廳，但更像三個人，兒子與手機說話的專注模樣，彷彿 Siri 是真正的人。

———聯副家庭版 2019.1.14

## 金魚週

去年向某位作家學到一法——禁語，他曾厲行一個月不說話。

世間太複雜了，人們常用真真假假的話語，堆砌一個既寬廣又狹小的空間。如，口頭

說喜歡，許久後才知，是要活成對方喜歡的模樣，情感才會永遠在；被稱讚乖巧，隱含要走對方規劃好的路線，否則就是忤逆。

最近朋友安慰我走了多年不孕。我如廁蹲坐時，無意間聽到方才拍肩給予鼓勵者，正出口著：「不孕就不要生啊，被父權奴役的傻子，全世界就她一人生病嗎？要不要去重症病房走一趟？只會看自己的肚臍眼。」

很小就了解，靜默是最好的語言。小時被冤枉，急欲張開雙唇展示內心，提供以為是朋友的人觀看檢閱，對方冷漠的回應及譏諷如堅硬的長鉗，夾住我發聲的喉穴。

長大後，明瞭被人理解，多麼奢侈。我得先理解自己，況且世間並不缺我一人的聲音。

正值新年將屆，跨年那週，週一是歲末，學生成果發表會；接著元旦放假；再來連兩日期末考，我有一週的時間，上班不必說話，徵求家人同意，下班後，也來試試不說話。平日我太囉嗦，學習當個聽眾吧。

家人間，我以紙筆表意，聽他們分享喜悲；跨年時，我以比手劃腳倒數，用筆寫下新年希望；帶一月出生的女兒享用生日餐，我們嗅聞油花勻稱的烤牛肉香、品嚐葡萄汁的酸甜，屋內流洩柔美音樂，互相微笑，我以不成熟的圖畫溝通。以往彼此常因幾句直言引起齟齬，此刻，我珍惜以自己安靜為出發點的交流。

靜默之後，我更謹慎地聆聽外界聲響。下雨時，水滴在傘面車窗的音聲，竟然如此喧鬧？以前只感受到雨滴至頸項、滲進褲管的黏膩。聽著大樓管理員的招呼、同事間的聊天，家常般的談起哪一攤位有美食、家裡貓犬趣事，竟質樸可愛。散步時，路邊狗兒搖尾喊汪，我笑笑地揮手，那是人犬間的友誼溝通吧。圖書館裡，不同鞋跟觸及磨石子地的輕叩，我猜測是粗跟或是細跟？不語的時日裡，我更常聽自己的呼吸，有時太急促了，就緩吸慢吐。

才小學的兒子後知後覺地問姐姐，媽媽感冒了嗎？怎麼不說話？「禁語週啊。」姐姐的回答，兒子聽成「金魚週，哦，大家都吐泡泡對不對？」

如果大家吐出的字，只是泡泡，多好。

不語的日子裡，我盡量善待全家人的胃。出口如此謹慎，入喉食物則不可等閒視之。即使只是早餐，我會穿上連身洋裝，戴上珍珠耳環，屋內流洩輕音樂，將吐司烤至焦黃，煮杯熱拿鐵，切盤水果，用刀叉小口進食。孩子也早起、優雅地使用托盤、刀叉，吃著有奶蛋香氣的法式吐司，喝口玉米濃湯。

在這簡單卻優雅的氣氛裡，只需入口食物，不必擔心禍從口出，平凡食材、無水晶大理石的裝璜，在我眼裡是盛宴。

用心生活，而非拚命生活。過日子，簡單也很好。

七天，晃眼即逝，要開口說話的前天晚上，我用心想隔日即將出口的第一句話，把它當成是聲樂家表演時的重要發音，而非只是拚命地說話、費心地解釋。記得隔日早晨，我與家人互道「早安，新年快樂。」

好友問，這樣與人說話不累嗎？不斷篩字，篩出來的字眼是真心的嗎？

對我而言，這樣說話反而輕鬆，只需花一、兩分鐘過濾字眼，比起事後向人費盡唇舌解釋兩天好得多。真心與否？和說話有沒有擇字無關，面對面的讚美，有許多是美麗的包

裝紙；背過身時，才見真心。

兒子問，「何時再來吐泡泡？」

「寒假哦。」說完，我嘟出金魚的嘴型。

———自由副刊 2020.4.12